

丹陽林慧如編

明
代
軼
聞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八年九月印
民國八年九月發
民國廿五年四月六

(明代軼聞)全一冊

實價肆圓五角

丹陽林慧如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刷者 中華書局
印 刷 所 上海澳門路
中 華 書 局

有不著准作翻印權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明代軼聞序

夫史者包羅萬有天下之公器也我聞三代史至漢至悉也司天有史
司祝有史司歷有史占驗有史卜筮有史祭祀有史掌神事者史掌人事
者亦史是三代之史固合天人神祖君民而公私者也仁和龔自珍謂周
史之外無言語文字無人倫品目蓋胥統之於史也自孔子以大聖而作
春秋尚有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之例而中國無信史矣秦漢以
降君主之勢燄日張更舉天下之史而專制之所謂二十四史者史記而
外直官史朝史而我民無與焉則後之人欲考察在野之言語文字人倫
品目與夫民物之休戚風俗之盛衰者將何從哉自非網羅放失於草莽
私乘不爲功矣此亦禮失而求諸野之意也余自幼竺志文獻於晚明之
事尤爲究心頗欲有所撰述十年以前就鄉邦之見聞輯爲金山衛佚史

一書以作嚆矢誠以明史成於清朝彼以北虜而入主中夏先有種族之見存於其間故是非顛倒功罪混淆者極多尤不足以垂示於世而必有冀於大力者之重修也今社友丹陽林君晦廬有明代軼聞之輯其綴拾叢殘可供異日者輶軒之採錄庶幾陶侃之竹頭木屑彌可珍已晦廬馳箋促余一言余尙未見其書然喜其志之有合也故不辭而遽序之

民國八年五月佚史氏金山姚光序

明代軼聞 目錄

卷一

狐忠鑑

| | |
|-----|-----|
| 左懋第 | 傅作霖 |
| 金忠潔 | 閻應元 |
| 趙景和 | 黃石齋 |
| 周宗建 | 曹大鎬 |
| 朱舜水 | 秦某 |
| 汪喬年 | 高平仲 |
| 左忠毅 | 盧象昇 |
| 周忠介 | 瞿式耜 |
| 沈華陽 | 乙邦才 |
| 龔 葬 | 李定國 |

明代軼聞 目錄

二

卷二

義士傳

五人傳

無名義士傳

沈百五

徐佐明

王義士

拽梯郎君

許仁

新會兩生傳

黃氏三傑

油坊匠

王士純

古達可戴國柱合傳

桑山人傳

張義士

孔師

徐氏夫妻

嘉定之勇士

江天一

銃手

彭鐵匠

黃鼎妻

瞽者某

卷三

名士誌

呂晚村

魏 褒

徐霞客

毛大可

唐仲言

張南鵠

卷四

美人譜

董小宛

李香君

卞玉京

柳如是

顧橫波

陳圓圓

侯方域

馮夢龍

陳其年

張 靈

李公起

明代軼話 目錄

四

馮小青

程弱文

連兒

秀雲

晏殊

王翹

張麗人

曼瓊
仙枝

卷五

異人錄

愛鐵道人

鐵娘子

賣花老人

活死人

耕雲子

大鐵椎

嘯翁

顧玉川

狗皮道士

花隱道人

啞道人

一瓢子

雌雄兒

湯琵琶

魯頤

彭望祖

無名生

江石芸

鬚參軍

瞽女琵琶

卷六

亂賊記

李自成

張獻忠降生記

張獻忠軼事

李自成爲僧記

張獻忠

老神仙

卷七

技術史

柳敬亭

張南垣

口技二

武風子

口技一

簫洞虛

明代軼聞 目錄

六

韓翁

核舟記

核桃念珠

核工記

過百齡

八大山人

陳老蓮

薛衣道人

黃履莊

寄暢園聞歌記

卷八

異物誌

神燈

古鐵條

義猴

義虎

義犬

義貓

孝犬

徐庵古佛記

潞王府珍物

禁中珍物

大內異珠

大內銅盤

明代軼聞 卷一

孤忠鑑

左懋第

懋第被拘於太醫院。自題院門曰。生爲大明忠臣。死爲大明忠鬼。洪承疇來說降。懋第掩面哭曰。此鬼也。洪督師在松山死節。先帝賜祭九台。今日安得更生。洪慚而退。聞南都失守。痛哭嘔血。誓不欲生。賦詩曰。漠漠黃沙少雁過。片雲南下意如何。丹衷碧血難消盡。蕩作寒煙總不磨。拘見清攝政王。令薙髮曰。頭可斷。髮不可斷。懋第血性男兒。今日惟死而已。豈有他哉。攝政王曰。汝等不怕死。皆忠臣也。然降亦不失富貴。左侍郎幸弗自誤。今日若降。明日富貴矣。懋第曰。我寧爲大明忠鬼耳。遂付菜市口就義。

傅作霖

傳作霖。字潤生。武陵人。永明時官兵部尙書。從至武岡。時劉承允擅政。議降公怒責之。承允引清兵入城。公冠帶坐堂上。遂遇害。絕命詩曰。戎馬崎嶇間。道來殘花猶伴戰場開。麻鞋兩載奔天淚。白髮孤臣搶地哀。莽莽故園何處問。滔滔逝水幾時回。鐘山風雨今依舊。夜夜銅駝泣草萊。

金忠潔

金鉉。字伯玉。武進之剡村人也。因殉節。謚忠潔。初以順天籍領解成進士。時年十九。不習吏。請改教授。其大父戶部主事汝升。舊多藏書。乃與弟鎰日夜讀之。繼擢國子監博士。遷工部主事。先是時。明懷宗已誅魏忠賢。而太監張彝憲等旋用事。至是而賊李自成兵始熾。添內餉。命彝憲總理戶工錢糧。建別署。忠潔曰。此天下存亡之機也。奈何誅忠賢。復任一忠賢。且我爲工曹。必將屬視我矣。乃抗疏先言。彝憲旣有獨踞之庭。必強二部郎官匍匐進謁。挫士節。辱朝廷。疏上不報。而總理已建署。果檄郎官以謁。尙書儀注見。復上疏。固爭之。旨諭職事相關。自當禮見。餘不見通謁。金鉉亦

不得激呈。彝憲意甚得。與其黨議侍郎官禮。或曰視尙書當稍倨。憲曰吾當稍恭。而待金鉉稍倨耳。金遂集諸郎官倡議曰職事可令據吏移之。吾曹有一人登彝憲堂。卽屬彝憲假子。母許入孔子廟。當提吾靴。擲腫其面。辱之朝堂。於是諸郎官詣尙書。各請以公事出至期。彝憲坐堂皇。黃衫緹衣。倡贊畢。但見吏不見郎官。曰謁尙書始來乎。待午乎。久之又不至。乃怒曰辟金鉉不卽來。待晚乎。命小監竊視門外。望扇導來。卽報已而馬蹄前後過。無一人入者。乃大慚憤。借驗放十六門火器。誣指十八位無火門。劾以故悞軍機。曰必殺鉉。會尙書爭之力。僅削職歸家居。益與弟鎰盡讀所藏書。尤善易學。而父汀州太守顯。母恭人章。更時時慰勉之。至父死服闋。復起爲兵部車駕司主事。分守皇城。益修城守火器。時崇禎十七年二月也。李自成已陷大同。而宣府鎮方有太監杜勳監視。又上疏曰。宣府京城之蔽。宣府不救。慮在京城。撫臣朱之馮忠勇足恃。恐受內臣之掣。請亟撤之。并撤居庸關監視不聽。至三月果聞杜勳以宣府迎賊。朱死之。因哭語弟鎰曰。目今我哭朱公。數日後汝曹哭我矣。及賊至。

居庸關太監杜之秩吳復迎降。遂進薄彰義門城下。杜勸縋城上入見大內。惟張皇賊勢以逼帝。遍語諸黨。謂吾黨富貴自在云。忠潔則倉皇點禁兵歸謀匿母。因哭告母曰。鉉守皇城。城亡當與偕亡。今日從母乞此身。殉王事。母曰。噫。久謂汝讀書知大義。今日始向我乞身哉。且我命婦當與汝偕勉之。汝魂歸可晤我於井也。趨之出。又命僕追之。以朝衣隨往。見賊已入京城。殺監察御史王章于城上。王章亦武進人。字芳洲。與忠潔素厚。方爲之歎歎數聲。見市中宮人遍至。言賊入皇城。帝后已死社稷。欲趨入宮。又傳聞提督京城太監王承恩從死。喜曰。微獨吾鄉王御史也。若輩中尙有一人知大義者。我乃後之。不已爲若笑耶。遂衣朝衣。投御河死。死時有呂胖者。亦內監也。憄然而至。兩手反接而睨視之。曰。是金兵部耶。是人素不居我輩於人面。豈渠能死。吾獨不能死哉。渠生欲遠我。我偏近之。亦自沉於此。僕以奔告其母。母曰。孝哉鉉也。旣信於王公。又能激呂監死。吾安可以誑鉉急。正冠帔。投井中。鉉妾王氏隨之下。遂與俱死。錄歸收葬畢。焚其書而長慟曰。吾母乎。吾兄乎。此時曾相依而相見。

乎。哀號數日。又死井中。後清兵至。家人請入皇城。求得忠潔屍。已與呂監骨相雜。不可分殮。而皇城又不得入。櫬竟合兩骸。藁葬御河堤。而以王御史之喪歸里。

閻應元

閻典史。名應元。字麗亨。其先浙江紹興人也。四世祖某爲錦衣校尉。始家北直隸之通州。爲通州人。應元起掾吏。官京倉大使。崇禎十四年遷江陰典史。始至有江盜百艘。張幟乘潮闖入內地。將薄城而會。縣令攝篆旁邑。丞簿選悞怖急。男女犇竄。應元帶刀鞬出。躍馬大呼於市曰。好男子。從我殺賊護家室。一時從者千人。然苦無械。應元又馳竹行呼曰。事急矣。人假一竽。直取諸我。千人者布列江岸。矛若林立。士若堵牆。應元往來馳射。發一矢輒殪一賊。賊連斃者三。氣懾揚帆去。巡撫狀聞。以欽依都司掌徽巡縣尉。得張黃蓋擁纛。前驅清道而後行。非故事。邑人以爲榮。久之僅循資遷廣東英德縣主簿。而陳明選代爲尉。應元以母病未及行。會國變。絜家喬居邑東之砂山。是歲乙酉五月也。當是時清朝定鼎改元二年矣。豫王大軍渡江。金陵降。君

臣出走。宏光帝尋被執。分遣貝勒及他將略定東南郡縣。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閉門抗拒。攻之輒拔。速者功在漏刻。遲不過旬日。自京口以南。一月間下名城大縣以百數。而江陰以彈丸小邑死守八十餘日而後下。蓋應元之謀居多。初薙髮令下。諸生許用德者。以閏六月朔懸明太祖御容於明倫堂。率衆拜且哭。士民蟻聚者萬人。欲奉新尉陳明選主守城。明選曰。吾知勇不如閩君。此大事須閩君來。乃夜馳騎往迎。應元應元投袂起。率家丁四十人夜馳入城。是時城中兵不滿千戶。裁及萬。又餉無所出。應元至。則料尺籍治樓櫓。令戶出一男子乘城。餘丁傳餐。已乃發前兵備道曾化龍所製火藥火器貯堞樓。復乃勸輸富室。令曰。輸不必金。出粟菽帛布及他物者聽。國子上舍程璧首捐二萬五千金。捐者屬集。於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罌。鉛丸鐵子千擔。大炮百座。鳥機千張。錢千萬緡。粟麥豆萬擔。其他酒醋鹽鐵芻藁稱是。已乃分城而守。武舉黃略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陳明選守西門。應元自守北門。仍檄巡四門部署甫定。而外圍合。時清軍薄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數十重。引弓

仰射。頗傷城上人。而城上礮炮機弩乘高下。清軍殺傷甚衆。乃架大炮擊城。城垣裂。應元命用鐵葉裹門板。貫鐵絇護之。取空棺實以土。障潰處。又攻北城。北城穿下令。人運一大石塊於城內。更築堅壘。一夜成。會城中矢少。應元乘月黑。束蒿爲人人。竿一燈。立陴睨間。而城兵士伏垣內。擊鼓叫噪。若將縋城研營者。清軍驚。矢發如雨。比曉。獲矢無算。又遣壯士夜縋城。入清營。順風縱火。軍亂自蹂踐。相殺死者數千。清軍卻離城三里。止營。帥劉良佐擁騎至城下。呼曰。吾與閻君雅故。爲我語閻君。欲相見。應元立城上與語。劉良佐者。故宏光四鎮之一。封廣昌伯。降清朝總兵者也。遙語應元曰。宏光已走江南。無主君可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曰。某明朝一典史耳。尙知大義。將軍祚土分茅。爲國重鎮。不能保障江淮。乃爲敵前驅。有何面目見吾邑義士義民乎。良佐慚退。應元偉驅幹面蒼黑。微鬚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鞭笞貫耳。不稍貸。然輕財。賞賜無所憚。傷者手爲裹創。死者厚棺殮。醉酸而哭之。與壯士語。必稱好兄弟。不呼名。陳明選寬厚。臨育每巡城。拊循其士卒。相勞苦。或至流涕。故兩人皆能得。